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李華文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八

起甲子唐德宗興元元年止乙酉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凡二十一年有奇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唐書以叛臣逆臣分為二傳葢逆臣朱泚李希烈之徒俱僭號改元故照安史例另為立格書附字以別之叛臣李懷光李忠臣等情迹亦同於逆而未及僭號改元事無所附因其同為

節度使列於藩鎮格之末

唐

興元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陸贄言于上曰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兹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詞不得不盡然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過言

延王玢

徙封四十九年卒子俾彭城郡王侹平陽郡王倞魯國公偃荊國公侁太僕卿

義王玭

徙封四十九年卒子

藩鎮

田悅

為魏博節度使自稱魏王三年凡朝廷赦令去王號上表謝罪時朱滔引兵而南入魏境約悅偕行悅曰昨悅自將出軍將士勤

附

漢朱泚

天皇元年泚自奉天歸長安更國號漢自號漢元天皇改元天皇遣將韓旻寇武功為渾瑊所破涇原將田希鑒以軍府附泚

附

吐蕃

吐蕃尚結贊入朝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帝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兵吐蕃乃遣大將論莽羅將兵二萬從渾瑊等拔武功

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曰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

儀舞陽郡王僇高密郡王

陳王珪

徙封四十九年卒子倫安南郡王佗臨淮郡王佼安陽郡王

涇王侹

進封二十八年卒

兵不聽朝變然悅不敢有貳已今步騎五千從行供芻牧之役矣滔大怒即日遣兵攻宗城經城冠氏皆拔之悅閉城自守于是詔加悅檢校左僕射封濟陽

泚以希鑒李晟等舉重兵攻泚于長安泚兵屢敗其將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其衆隨道散亡至涇州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

會大疫吐掠而還初唐與吐蕃約得長安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平吐蕃求地帝背初約賜帛萬匹于是吐蕃以為怨

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
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
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
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
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諸
軍諸道應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
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如墊
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
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
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
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
賊不足平也

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

李希烈借號　希烈謀稱帝遣人問
儀于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
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

隋王迅
封十年卒

西平王李晟
大曆末封
合川王為
神策行營
節度使破
朱泚復長
安迎帝還
都拜司徒
兼中書令

郡王時悅節吾所授
用兵數敗也奈何臨
士卒死者危相負使
什六七其焚其門希
下厭苦之鑒取節投
帝以給事火中曰還
中孔巢父汝節涇卒
為魏博宣逆殺令言
慰使至魏降希鑒泚
州封其眾獨與范陽
陝逆順禍親兵北走
神策行營
福悅及將其將梁庭
士皆喜兵分射泚隨
馬使田緒坑中韓旻
承嗣之子等斬之傳
也凶險多首京師

僭號遣其將辛景臻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于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峰齎赦如淮南壽州刺史張建封執之腰斬以徇上悦以建封為濠壽廬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守霍丘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曹王皐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擊破之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將董侍襲鄂州刺史李兼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

置瓊林大盈庫于行宮　上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牓曰瓊林

尋為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進爵西平郡王實封千五百戶至帝貞元九年再見

咸寧王渾瑊

初帝狩奉天瑊率家人以從授京畿渭北

過失悦杖而拘之悦既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悦將士皆歸緒因請命于巢父巢父命緒推知軍府滔聞悦死遣人説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送款于滔李

楚李希烈

武成元年初希烈從淮西李忠臣為裨將忠臣荒縱不事希烈逐之代宗即以希烈為留後帝即位授節度使名其軍曰淮寧

大盈庫陸贄諫曰頃者六師初降
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
命同力竟夷大難良以陛下不厚
其身不私其欲絕甘輟食以啗功
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
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
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
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
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
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
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
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
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
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
也上即命去其膀
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節度使及
幸梁州蕭
行營副元
帥率諸軍
屯奉天時
李晟自東
渭橋破賊
賊與韓遊
瓌等以西
軍收咸陽
泚平論功
由樓煩郡
王從咸寧
實封戶八
百至帝勇
元十五年

抱真王武
復遣使詣
帥許以赴
援諸名將
佐讞之幕
係曾穆盧
南史曰幽
陵之兵恣
行殺掠令
雖盛彊其
亡可立而
待也奈何
以目前之
急欲從人
為反逆乎
不若歸命

以寵之詔
討梁崇義
封南平郡
王崇義平
加檢校尚
書右僕射
同平章事
會李納拒
命詔希烈
討之納與
朱滔田悅
王武俊皆
自稱王遣
使勸希烈
稱帝希烈
亦自稱天

復嘗言于上曰宦官爲監軍恃恩
縱横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
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
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
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
能變更膺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
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
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
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
輕朕命復充山南荊湖江淮等道
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遣使發吐蕃兵
二月贈段秀實太尉謚忠烈
李希烈圍寧陵　希烈將兵五萬圍
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

再見

馮翊王尚可孤

進封馮翊郡公二十四年爲神策兵馬使朱泚之難名可孤入援可孤率兵三千敗泚將仇敬忠取藍田帝將幸梁

朝廷天子方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詔即以緒爲節度使至帝貞元元年再見

李納

自稱齊王

下都元帥至是遂即僞位國號大楚改元武成以其黨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李綬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爲大梁府遣其將杜少誠寇蘄黃董侍襲鄂州俱敗

三千人守之凡四十五日不釋甲
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之以
彊弩數千夜入城明日從城上射
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
手至矣遂解圍去

李晟還軍東渭橋　初晟與劉德信
俱屯東渭橋德信不受晟節制晟
因其至營數以扈澗之敗斬之因
馳入其軍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
光有異志又恐李晟獨當一面恐
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
與懷光會于咸陽西懷光軍士多
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密
與朱泚通謀李晟屢奏恐為所併
請移軍東渭橋奏不下懷光欲激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

州命引兵
守滿上拜
神策京畿
節度使進
軍與李晟
收長安加
檢校尚書
右僕射進
爵為王食
實封二百
户至帝貞
元元年再
見

會稽王康

三年見朝
廷赦令去
王號上表
謝罪詔以
納為平盧
節度使加
同平章事
封隴西郡
王至帝貞
元六年再
見

王武俊

為恒冀團
練使自稱
趙王三年

希烈自將
兵圍寧陵
劉昌堅守
不下會韓
滉遣其將
王栖曜將
兵助昌希
烈解圍走
是秋曹
王皋遣其
將伊慎等
圍安州破
希烈兵救
其城希烈
遣將翟崇
暉寇陳州

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名李晟叅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贄還言賊泚勢窮援絶懷光乗勝芟剪易若摧枯而乃師老不用屢阻諸帥進取之謀若不漸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嘗以問懷光懷光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順因此敕下依晟所奏而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本欲委卿商量適陸贄回云卿言許去遂允其請如此則懷光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歸東渭

日知初事李惟岳為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以州歸國擢為深趙團練使至是徙奉誠軍節度使封郡王尋卒子志睦

安定王馮

見朝廷赦令去王號上表謝罪帝以為恒冀深趙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封琅邪郡王時朱滔攻貝州滔將馬寔攻魏州皆未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

劉洽等將兵救陳州大敗之擒崇暉以歸希烈懼奔歸蔡州至帝貞元元年再見

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
營晟復奏曰建徽惠元之衆附麗
其營不相統屬俾之同處必不兩
全今宜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洮
所邀藉此兩軍送為犄角仍先諭
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
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上
曰卿所料極善然如此則懷光必
更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加
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李晟以為
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
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
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
未然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
將進封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
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

河清

封二年以
涇原節度
使為田希
鑒所害京
師平贈尚
書左僕射

武威王李

澄

初為滑州
刺史李希
烈陷汴澄
以城降至

武俊曰朱
滔志吞貝
魏復值田
悅被害倘
旬日不救
則魏博皆
為滔有矣
魏博既下
則張孝忠
必為之臣
滔連三道
之兵益以
回紇進臨
常山明公
欲保其宗
族得乎不

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耶懷光曰我不反欲畜銳以俟時耳懷光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而拔軍此來何耶懷光殺之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

是密遣使奉表詣行在并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帝以澄為汴滑節度使封郡王至帝貞元二年再見

武康王駱

元光

若乘貝魏來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七則朱泚不日梟夷饗與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哉武俊悅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連營趙貝州與滔

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李懷光及帝奔梁州　上以懷光附賊將辛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迎衛用誠為懷光所誘陰與通謀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詣梁州擒用誠送震杖殺之懷光以韓遊瓌朔方舊將掌兵在奉天與之書約使為變遊瓌奏之上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為亂今邠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然之懷光遣其

封二年為鎮國軍節度使與李晟同復京師以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封戶五百至帝貞元三年再見

咸寧王戴休顏

初從郭子儀為大將

戰大破之孚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帝許之至帝貞元六年再見

陳少遊

為淮南節度使十五年先是少遊送款于李希烈至是希烈遣

將趙昇鸞入奉天約為內應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守奉天兵部侍郎劉迺以病臥家聞上幸山南自投于牀不食而卒喬琳從至盩厔稱病為僧泚名為吏部尚書于是朝士多出仕泚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至盩厔帥衆而東以追不及還報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

以功封濟陰郡公進封咸寧郡王樂朔方節度副使尋授奉天行營節度使合渾瑊兵破泚偏師泚平從乘輿至京師拜左龍武軍統軍卒弟休璿歷開府儀同三司封

其將楊峰齊偽勅賜少遊張建封得之具以狀聞會包佶入朝奏言少遊奪財賦事少遊懼厚斂所部以償之劉洽克汴州又得希烈偽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

其間内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鋭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慚恧未忍擊之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悦權知軍府

李懷光奔河中　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環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時懷光説其衆東保河中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兵會于涇陽遊環陰與諸將相結舉兵殺昕會崔漢衡以吐蕃兵至矯詔遊環知軍府事于是遊環屯邠寧戴休顔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

東陽郡王休晏歷輔國大將軍封彭城郡公俱以將畧稱

餘姚王杜希全

累爲靈武留後初帝如奉天希全與李建徽等引兵赴難爲朱

歸順少遊閒之慚懼發疾卒

李懷光

本姓茹父常爲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李懷光在軍積勞爲都虞侯勇鷙敢誅殺雖親屬犯法無所回貸

振懷光東走河中
車駕至梁州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銛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効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于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然贄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上欲西幸成

泚所敗還保邠州至是賊平遣檢校尚書左僕射靈夏節度使封郡王

義陽王李抱真

為昭義節度使時李希烈陷汴李懷光反

郭子儀嘗以紀綱委懷光代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懷光為寧慶寧州節度使建中初徙朔方仍領邠寧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屢敗朱泚兵泚解圍去加副元帥中

都嚴震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决會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困窮而供億無乏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

初奉天圍既解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内僅通王命唯在褒斜儻

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横截潰叛中離沮其姦為羣盜所憚至是進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由倪國公進封義陽郡王尋興王武俊大破朱滔賜實封六百戶至帝貞元十年

書令詔與李晟李建徽楊惠元貞引軍刻期共取長安懷光頓軍不進脅朝廷逐盧杞等内不自安遂有異志至是潛與泚通謀頓兵咸陽逗留不進時晟軍東渭橋建

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
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
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
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
自新不足以贖罪阻命脇從之流
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
優詔存慰之
夏四月以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
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
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
過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
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
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
敢為賊為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
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
以田緒為魏博節度使

再見

馮翊王嚴

震

初為興鳳
兩州團練
使封鄖國
公久之遷
山南西道
節度使至
是帝欲徙
蹕山南震
遣使詣奉
天奉迎加

徽惠元猶
與之連營
懷光夜遣
人襲奪兩
軍殺惠元
建徽走免
帝聞變幸
梁州懷光
遣其將孟
保等邀車
駕不及懷
光欲引兵
襲李晟軍
三令其眾
眾不應皆
竊言曰若

渾瑊以吐蕃兵援武功　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瑊軍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援武功朱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姜公輔罷為左庶子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以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罷為左庶子

涇原大將田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

檢校戶部尚書進封馮翊郡王至帝貞元十五年再見

魯公顏真卿

進封二十一年位太子太師先是李希烈反詔真卿宣慰之至

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之問計于賓佐李景畧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諸行在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懷光許之既而

清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于泚

以貫耽為工部尚書　先是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名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于奉天

李抱真會王武俊于南宮　朱滔攻貝州滔將馬寔攻魏州皆不能下貫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乘貝

是為希烈所害貞元初詔贈司徒謚文忠子頤碩真卿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初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

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且往河中俟春裝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貴聽而俘掠衆許之景暮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

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武俊從之軍于南宮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讐耻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涕泣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誓同滅賊遂連營而進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至是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于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

兩郡人呼御史兩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

魯公李叔明

旦陷于不義懷光遣使令邠州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會涇陽來發為韓遊瓌所殺于是遊瓌戴休顏駱元光尚可孤諸軍皆受李晟節度晟軍大振始懷光方

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

吐蕃引兵歸國　朱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吐蕃渾瑊屢與約刻日取長安既而不至遂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上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恚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卹舊

為東川節度使聞帝幸興元出家資助軍加太子太傅封國公至帝貞元三年再見

殭朱泚與書以凡事之及懷光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微其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至河中守將呂鳴岳納之長安平判官高

鄭公韓滉

為浙江東西節度使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滉分兵戍河南帝狩

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今懷光别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堿晟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于撫接勤于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也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于貝州

抱真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回紇逵于見朱滔請決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于桑林抱真列方陳于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趙琳自林中出横擊之回紇及滔軍皆敗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還夜焚營遁歸兩軍以霧不能追也

梁州獻練十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封南陽郡公時關中饑湜自江東發米百萬斛入貢朝廷賴之加同平章事江淮轉運使進封

郢數勸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帝命孔巢父宣慰之為懷光左右所殺于是懷光復治兵為拒守之備帝遣渾瑊等討之軍于同州數為懷

以程日華為滄州節度使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程華交其州事華素寛厚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涉滔境參軍李宇説華表請別為一軍華從之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知節度事賜名日華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名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闘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

鄭國公至帝貞元二年再見

初公郭曙子儀之子也累官司農卿帝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北聞蹕至伏謁道左遂以其衆從至帝還京師擢

光將所敗懷光遣將守晉隰慈三州馬燧皆説下之帝乃以燧為諸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等合兵進討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永樂等縣逼河中至帝貞元元年再

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剋期集于城下晟移軍于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墻晟先開墻二百餘步賊栅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栅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竝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衆西走光晟降于晟晟遣兵馬使田子

金吾大將軍封國公久之卒

姑臧伯李揆

封二十六年以禮部尚書為入蕃會盟使拜左僕射揆至吐蕃酋長謂曰聞唐有第

見

朱滔

為范陽節度使自稱冀王三年引兵而南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悦供承倍豐至永濟遣王郅見悦約與偕行悦

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宫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秋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顔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晟斬泚黨李希清等于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沇等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宫禁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鄉非

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至是自吐蕃還卒于鳳州謚恭　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嘗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

不肯出滔大怒自引兵圍貝州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又遣其將馬實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會李抱真王武俊合兵救貝魏滔急召馬實赴之實軍至請

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泚至涇州田希鑒閉城拒之泚復北走其將韓旻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渾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

上發梁州　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戚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䇿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

故時稱三絕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耶

休息數日回紇達干見滔曰回紇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算思為大王立效久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剪武俊之騎滔遂決意出戰為武俊抱真所敗滔

四海之疑不如俟莫枕京邑傲援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秋七月至鳳翔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伏誅

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懷光遣子諧行在請束身歸朝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亦不之止

車駕還長安　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

與數千人焚營遁歸幽州心既內慙又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己怦悉發守兵具儀仗迎之

詔王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滔滔為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至帝貞

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
十里晟謁見上于三橋先賀平賊
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
馬慰撫為之掩涕至宫毎間日輙
宴勲臣晟為首瑊次之諸將相又
次之

胡氏曰李晟推功于下而引咎
歸已此固哲人之所為而晟能
之宜其孤忠獨立而退蹤汾陽
也

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泌為杭州
刺史徵詣行在日直西省朝野皆
屬目上問河中為憂泌曰河中不
足憂也陛下已還宫闕懷光不束
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
日必為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

元元年再
見

李忠臣

初為淮西
節度使大
歷末為李
希烈所逐
奔京師授
檢校司空
同平章事
朱泚反僞
署司空泚
攻奉天以
忠臣居守
至是泚敗

討來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一旦棄之彼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讐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大掠武功而去何功之有上遂不與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希烈聞希清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中使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

繫有司與其子俱斬

耳何謂赦耶遂縊殺之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遂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不許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懷光懷光遣其將徐庭光軍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戰不利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

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以渾瑊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

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説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于趙州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于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朱滔上表待罪

冬十月詔給朔方行營冬衣　度支以懷光所部將士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其別貯以俟道

路稍通即時給之

馬燧取絳州

以竇文場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竇文場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

閏月李晟誅田希鑒　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適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

舊結歡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别可各自言姓名于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

十一月李澄以鄭滑降劉洽克汴州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澄知希烈兵少不能制遂誓衆歸國上以澄為汴滑節度使劉洽遣都虞侯劉昌與隴右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趣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詣澄降汴州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累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章事如

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尚為相李泌言于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見其得眾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眾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加韓滉同平章事　或言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者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

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杲為考功員外郎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謪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外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于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

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曰善朕深喻之矣即下泌章令皐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皐至滉感悦即日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上謂泌曰滉乃能化少遊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會少遊卒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泌曰滉不惟安江

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跡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同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蕭復罷為左庶子　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于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皋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皋代少遊鎮淮南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閤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于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

事安得不與之同謀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優乃辭位

是歲蝗大饑

乙丑

貞元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贈顏真卿司徒謚文忠

以盧杞為澧州別駕　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

舒王誼　初封舒王建中四年徙王普至是復故封揚州大都督如故至順宗永貞元年再見

田緒　為魏博節度使二年詔以代宗女嘉城公主妻之拜駙馬都尉至十二年再見

楚李希烈　武成二年陷鄧州部將李思登以隨州降曹王皐明年再見

于闐　國王尉遲曜唐至德初曜兄勝引兵入援肅宗留勝宿衛至上元初以曜同四鎮節

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陳京等亦爭之不已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為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遠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夏四

曹王皋

嗣封三十四年破李希烈由江西節度使遷荊南節度使賜實封三百戶時江漢倚以為固至八年再見

馮翊王尚可孤

李懷光

以朔方節度使叛歸河中二年初帝命馬燧統諸軍進討懷光至是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燧事泄懷光殺之事累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

度使權知本國事至是曜上言凡勝讓國於臣今請復立勝子銳帝以銳檢校光祿卿令還國勝固辭曰曜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不習其俗不可往帝嘉之

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　燧軍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求降詔以燧瑊為招撫使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會馬燧入朝亦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

以曹王臯為荊南節度使淮西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六月以韋臯為西川節度使

朱滔死以劉怦為幽州節度使

秋七月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

進封二年會諸軍討李懷光卒於軍贈司空　可孤性謹審沉壯既有勳勞未嘗自論功御眾公嚴李晟數稱之

鄖公韋倫

初倫之在朝也數論

將士而責之鄖鄜抗言逆順無所懟隱懷光四之時燧及渾瑊破懷光兵於長春宮南懷光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燧與諸將復

以鍼為韶王諮議

詔以李泌為都防禦轉運使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名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須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燧疾驅而前

政得失盧杞惡之由太常卿改太子少保從狩奉天及杞敗同平章事關播罷為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子至此不失為尚書後何勸聞者憚其公

進逼河中其將徐庭光開門請降懷光遂縊死其部將牛名俊斬首以獻帝念其功詔許一子續其後初懷光死其子璀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無後五年詔曰昔蔡叔

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汝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藉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大旱　灞滻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

至是帝復欲用杞為刺史倫苦諫帝納之進太子少師封國公致仕尋卒謚肅

宜城伯柳渾

初朱泚亂渾以尚書右丞羸服步至奉天

圮族周封其子韓信千紀漢爵其孥侯君集不率太宗存其祀考先王之道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長者盜臣竊發朕狩近郊懷光鳳翥千里奔命行在假雷

支奏中外經費繞支七旬詔浮費冗食皆罷之

八月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忍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

改右散騎常侍至是遷兵部侍郎封縣伯至五年再見

霆之威破虎狼之衆守節靡終潜搆禍胎大戮所加自貽伊戚狐魂無歸懷之怳然宜以外孫燕八八賜姓李名曰承緒繼懷光後云

宋滔

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璀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臣聞君父一也故不忍不言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璀亦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燧斬閻晏

為范陽節度使自稱冀王四年敗歸幽州氣沮索日邑邑被病政事一委劉怦卒贈司徒

劉怦

少為范陽裨將積功遷涿州刺史朱滔討

等七人餘皆不問光是懷光幕僚高郢李鄘以言事為懷光所囚至是燧出二人於獄奏置幕下元光以庭光辱已殺之入見燧頓首請罪燧怒欲斬之韓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乃捨之渾瑊盡得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

加馬燧兼侍中

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

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必有布言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者乃上奏曰臣所未敢保者唯李希烈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

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臣以兵却滔於瓦橋乘勝欲襲幽州怦設方畧勤兵完守擢御史中丞滔敗歸終不二及滔死軍士推怦知軍事俄詔為幽州盧龍

不自覗於天地之間耳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勢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以張延賞為左僕射　初李晟戍成都與延賞有隙至是名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上重違其意以為左僕射

九月盧龍節度使劉怦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劉從一罷

冬十二月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

節度使封彭城郡公居鎮四月卒謚恭詔其子濟權知節度事濟至十年再見

劉玄佐

初名洽為宣武節度使四年更名玄佐至八年再見

丙寅

五十州

貞元二年

春正月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判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造與戶部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韓滉奏論鹽鐵過失罷之

汧公勉 封十四年以檢校司徒同平章事辭位罷為太子太師尋卒謚貞簡子約 勉少喜學內沈雅外清蹙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

南陽王白

元光 封二十五年歷靈武留後定遠城使卒贈越州都督

武威王李

澄

楚李希烈 武成三年希烈別將寇襄鄭州樊澤李澄擊破之自是兵勢日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

吐蕃 尚結贊大舉侵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帝詔渾瑊駱元光各將兵屯咸陽以備之吐蕃尋為李晟部將王佖所敗

二月李泌開運道成　泌自集津至
三門鑿山開運道十八里以避底
柱之險
夏
四月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
降以仙奇為節度使
秋
七月陳仙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
以少誠為留後　少誠素狡險為
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
胡致堂曰陳仙奇為國殺賊賞
以節度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
仙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淆兆
淮蔡之亂矣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此類是也
以曲環為陳許節度使　陳許荒亂
之餘戶口流散環以勤儉率下政
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間流亡復

宗室表禮
賢下士能
得人死力
善鼓琴有
所自製天
下留之初
帝欲起盧
杞為刺史
問勉曰衆
謂盧杞姦
邪朕顧不
知謂何勉
對曰天下
皆知而陛
下獨不知
此所以為

封三年為
義成軍節
度使卒贈
司空子充
寧

晉昌王曲環
封七年以
隴右行營
節度使徙
鎮陳許賜
封三百戶
至十五年

尚結贊謂
部衆曰唐
之良將李
晟馬燧渾
瑊而已當
以計去之
入鳳翔境
禁擄掠以
兵直抵城
下曰李令
公召我來
何不出犒
我經宿乃
退李晟遣
兵追擊之
至摧沙堡

業兵食皆足
八月吐蕃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
陽
九月置十六衛上將軍　初上與李
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
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
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府
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
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
軍還則賜勲加賞行者近不踰時
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
鎮守使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
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
效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於
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
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自開元

姦邪也時
題其對

再見

晉公韓滉
進封鄭國
公三年徙
封晉明年
再見

河間男齊
映
以中書舍
人同平章
事封縣男
尋坐事貶

攻拔之尚
結贊引兵
營於合水
之北韓遊
瓌遣將來
襲乃引還
已而又攻
拔鹽夏銀
麟等州

之末張説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鄉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

以賈耽為義成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李澄卒其子克寧秘不發喪殺行軍司馬墨線視事增兵城門劉玄佐出師境上使人告諭之克寧乃不敢襲位玄佐即洽也詔以耽鎮鄭滑克寧悉取軍資夜出軍士剽之殆盡

京城戒嚴　吐蕃遊騎及好畤京城戒嚴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

夔州刺史徙衡州久之為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諡忠　映為人白皙長大言音鴻與初從帝幸梁州道險澀常為帝御會馬駭奔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

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

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汧城敗之　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

冬十月李晟遣兵拔吐蕃摧沙堡

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襲吐蕃摧沙堡過吐蕃與戰破之乘勝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韓遊瓌遣將追之虜棄所掠而去

十一月皇后崩

吐蕃陷鹽州

去曰馬奔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臣雖死不足償責帝嘉嘆之

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　先是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居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因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為瑞至是滉入朝過汴時劉玄佐久未入朝滉與約為凡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帥諸婦女往塡宮也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

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主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

十二月以韓滉兼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崔造改法事多不集及元琇失職造遂憂懼成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以滉兼度支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吐蕃陷夏銀麟州

崔造罷

李晟入朝　工部侍郎張彧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之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

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上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懽晟表薦延賞為相

丁卯

貞元三年

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淮西戍兵自鄜州叛歸過陝李泌邀擊斬之　陳仙奇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仙奇密遣

武康王李元諒

本名駱元光封郡王為鎮國軍節度使六年時吐蕃請盟詔以

吐蕃

尚結贊初得鹽夏州各留兵戍之退屯鳴沙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唐節度使李

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等遂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勅李泌發兵防遏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擊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英岸夜出陳澗北燕子楚將兵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獻法超帥衆趣長水子楚擊斬之潰兵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泌執崇獻等六

軍從渾瑊會平涼俄而虜刼盟瑊奔還元光營元光與瑊勒兵整陳而還時以為有古良將風帝嘉嘆因賜姓名李元諒明年再見

襄陽王路

晟破摧沙堡馬燧等擧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帝不許乃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帝遣崔澣使於吐蕃澣至鳴沙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破

十餘人送京師詔腰斬於鄜州軍
門以令防秋之衆
雲南王異牟尋請内附　西川節度
使韋皋招撫羣蠻異牟尋遣人因
諸蠻求内附皐奏宜招納之以分
吐蕃之勢上命皐先作邊將書諭
之微觀其趣
貶齊抗為夔州刺史　張延賞與映
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
不悦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劉滋罷以柳渾同平章事　韓滉性
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
充位而已百官羣吏救過不贍渾
雖為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
公以褊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公
又甚焉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

應
嗣恭之子
也初為虔
州刺史襲
父冀國公
爵至是進
封襄陽郡
王至憲宗
元和六年
再見

晉公韓滉
徙封二年
以同平章

朱泚未獲
賞是以來
耳公欲修
好固所願
也然渾侍
中信厚聞
於異域請
必使之主
盟帝遂遣
渾瑊與盟
於清水瑊
將二萬餘
人赴盟所
尚結贊請
盟於土梨
樹或言土

愧為之少賓威嚴

二月遣右庶子崔澣使吐蕃

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

劉友益曰節度兼宰相多矣未有卒書兼職者此書平章事何在位也滉於諸鎮為最忠順故其卒也備書之

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 上以志貞為觀察使柳渾曰志貞憸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疾間遂乞骸骨不許

三月以李晟為太尉 初吐蕃尚結贊聞渾瑊馬燧舉兵臨之大懼乃界辭厚禮求和於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

事卒諡忠肅子羣早 滉為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衣裘茵枕十年一易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扶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

棘樹多阻險不如平涼乃許盟於平涼將盟尚結贊伏兵劫之唐將卒死者數百人瑊僅以身免副使崔漢衡等被擒帝遣中使爾詔遺之不納而還尋送漢衡歸國且

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遂以君牙為鳳翔尹加晟太尉罷鎮

夏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

閏月省州縣官 收所省州縣官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怨嗟盈路

以曹王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事泄少誠殺之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以皋為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七州

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書與宗人幹相埒滉之在二浙也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

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是歲吐蕃帥羌渾之衆侵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乃大掠驅丁壯萬餘口而還尋攻華亭及

隸之

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刼盟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曰我有疑彼之形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進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瓌稱深固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

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代公郭曖

封清源侯二十三年朱泚之亂曖棄赴奉

連雲堡宵拔之復侵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回紇

可汗合骨咄祿獻方物於唐求和親帝許以咸安公主妻之

南詔

於壇西瑊等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代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得他馬乘之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瑊至營則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是夕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

六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和欲執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止獲燧之姪弇謂之曰胡

天帝嘉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尋遷太常卿至是襲父代國公爵卒子鑄剗鋑銛錡襲封

蔚公李叔明

封四年卒諡襄子昇

初雲南王閤羅鳳陷唐之嶲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術閤羅鳳愛重之其子及孫異牟尋官師事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相號清平官實南有衆數十萬吐蕃常以

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捨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奔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慚懼謝病

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有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

是年以太子詹事坐罪流嶺南

初東川承兵盜之餘鄉邑彫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撫接有方華夷遂安然性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以數年子孫驕縱貲產皆

為前鋒賦斂重數寇南詔之回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而無路自致會唐西川節度使韋皋招撫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羣

國間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以李自良為河東節度使　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鎮太原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燧存軍中事分誠為得體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授之

空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為鑒云

鄴侯李泌以陝虢觀察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縣侯至五年再見

蠻求內附帝命臯作書以諭之

復所省州縣官　泌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故吏不得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閤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

秋

七月以李昇為詹事　初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衛士多亡叔明之子昇及郭曙令狐建等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更輕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

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揺東宫者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部主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

以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賛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毁其城驅其民而去於是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潭為節度使帥神策朔方河東之士鎮夏州

以元友直為諸道句勘兩税錢帛使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權率以為軍貲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乃以友直充使

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　初河隴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仰給於

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衰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募戍卒屯田京西　上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

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
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
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
問其計對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
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
藏惡繒染為緋纈因党項以市之
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
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沿邊軍鎮
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
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
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
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
糴償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
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
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
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

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張延賞卒

八月辛巳朔日食

柳渾罷為左散騎常侍　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久矣渾曰為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醞藉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俚語故罷之

幽
部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
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
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
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
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
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
與妃離昏上名李泌告之且曰舒
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
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
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
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
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
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
畏陛下威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
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
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

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曰事已如此柰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其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嘗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爪辭肅宗乃悔而泣今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寃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世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上

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寃横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間一日上獨名泌流泣謂之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九月吐蕃寇隴州

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之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連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回紇則不可泌曰今日之計回紇為先陛下所以不可者豈非以陜州之耻耶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耶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

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己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陛下在陜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經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耶臣以為回紇再復京師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陜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為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

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
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
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
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
命上大喜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
之計對曰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
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與天
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
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許以
公主妻之

吐蕃陷連雲堡　涇西恃連雲為斥
候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
虜境樵采路絕常苦乏食

冬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

李軟奴等作亂伏誅　妖僧李軟奴
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

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内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驚仆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凡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引必多閒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械送京師與軟奴等皆腰斬而朝臣無連及者

十二月韓遊瓌入朝　遊瓌以欽緒誅委軍入謝上遣使止之至是入朝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鎮遊瓌忌都虞候范希朝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名賓神策軍遊瓌帥衆築豐義城二版而潰

大稔詔和糴粟麥　上畋於新店入

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

上命復其家

戊辰

貞元四年

春正月以劉昌為涇原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　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實充羨涇隴稍安

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邕王謜

太子誦之子帝愛之命為子始封至十五

武康王李元諒

以郡王賜姓名二年

程日華

為橫海節度使五年卒子懷直自知留後

吐蕃

先是吐蕃常以秋冬犯塞及春多病疫而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宫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宫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請降敕折税不使姦吏因緣誅剥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蕃入寇邉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

年再見

建康王渙　廣陵王淳　洋川王沔　臨淮王洵　弘農王浼　漢東王泳　晉陵王湜

改隴右節度使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圮旁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徙於此元諒培高浚淵又闢美田數十里勸士墾藝虜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

明年再見

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將將之戚見入侵涇邠寧慶鄜等州無敢與戰者大掠而歸冬吐蕃發兵十萬將侵西川亦發雲南兵會居節度使韋皋以書遺雲南王轉

白起臣恐邊將解體矣今杜郵有舊祠請詔葺之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上從之

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

雲南遣使入見

吐蕃寇涇邠寧慶鄜州

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　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李泌薦之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韓遊瓌以病求歸詔以獻甫代之未至遊瓌輕騎歸朝戍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帥衆作亂奏請范希

高平王溆
雲安王滋
宣城王淮
德陽王漘
河東王浥
洛交王沉
以上十三王俱太子誦之子始封誦即位

戎悍之卒謚莊威

渤海王高崇文　初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至是吐蕃寇寧州崇文率兵往救戰於佛堂原大破之

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而吐蕃兵勢始弱吳皐遣兵拒擊破之於清溪關外

南詔

雲南王異牟尋欲內

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勒兵斬之而迎獻甫上聞軍衆欲得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覦安反仄也上喜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

罷句簡諸道稅外物 元友直句簡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

吐蕃寇西川韋皋遣兵拒擊破之

是為順宗十三王立至順宗永貞元年再見

以功封郡王至憲宗元和元年再見

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爨鬼王三人入朝帝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時吐蕃將冠西川徵兵於雲南異牟尋未敢叛吐蕃發兵數萬屯於瀘北節

十一月冊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主歸之

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其下畏而悅之

横海節度使程日華卒

度使韋皋知雲南計方猶疑乃為書遺之叙其叛吐蕃歸化之誠吐蕃疑之雲南遂引兵還歸唐之志益堅

回紇

可汗合骨咄祿得朝

廷許降甚喜遣其妹及大臣妻至京師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仍請改回紇為回鶻帝許之加回鶻可汗為長壽

天親可汗冊命咸安公主為智惠端正長壽孝順可敦以刑部尚書關播護送歸國

奚

室韋

二國同侵振武大掠而歸

己巳

貞元五年

春二月以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滄州所屬景城弓高為景州仍請朝廷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徐伸為景州刺史

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屢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

靜戎王陳利貞

封二十八年為汝州防禦使卒

東海公鮑防

封七年初防與竇參遇導騎不引避參趣

鄴侯李泌

封三年以同平章事卒子繁

泌七歲知為文明皇閒而名之既至明皇方與張說觀弈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碁局圓若

程懷直

自知橫海留後二年詔為滄州觀察使明年再見

吳少誠

初為荊南牙將從節度使庾準入朝道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

吐蕃

吐蕃大兵馬使乞藏遮遮驍將也唐節度使韋皋遣將曹有道與戰於嶲州臺登谷殺之於是皋所攻城柵無不下數年盡復嶲州之境是歲吐蕃

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凌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既而泌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

其僕至是參為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授工部尚書不得志卒諡宣　防少孤窶彊志於學善辭章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識切世弊當時稱之素與中書舍人謝良弼

甚子動若碁生靜若碁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明皇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及長博學善治易嘗遊嵩華終南間

寮畫策將獻天子而李布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封通義郡王貞元二年詔為淮西留後至是進拜節度使至十四年再見

因葛祿白服之衆攻北庭回鶻救之

回鶻

天親長壽可汗卒子多邏斯立帝遣鴻臚卿郭鋒冊多邏斯為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節度使皆

為辭賓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晉僅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冬十月韋皋遣將擊吐蕃復巂州

十二月回鶻天親可汗死遣使立其子為忠貞可汗

吐蕃寇北庭回鶻救之

友善時號鮑謝云

慕神仙不死術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為古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

假道回鶻以奏事道雖通而回鶻求取無厭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回鶻數侵掠之至是吐蕃寇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間以青囊
盛百穀瓜
果種相問
遺號為獻
生子里閭
釀宜春酒
以祭勾芒
神祈豐年
百官進農
書以示務
本帝悦乃
著令與上
巳九日為
三令節中
外皆賜緡
錢燕會泌

前後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大言時時讜議能賠移人主然常持黄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切云

宜城伯柳渾

封五年以左散騎常侍卒謚貞

渾少時有巫告曰子相夭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性警辨好談諧與人交豁

如也

庚午

貞元六年

春三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國人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畧先據高坐梅錄俛僂前哭景畧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畧於庭威名聞塞外

夏五月吐蕃陷安西　北庭沙陀皆降於吐蕃安西由是遂絶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朝廷固守

王武俊

為成德節度使七年初朱滔敗於貝州其棣州刺史趙鎬以州降於武俊既而得罪於武俊召之不至魏博節度使田緒因說

程懷直

初以横海留後為滄州觀察使至是詔為横海節度使至十年再見

李納

為平盧節度使七年

回鶻

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北庭與吐蕃戰不利引兵還

鎬以棣州降於平盧節度使李納武俊將兵屯冀州將擊鎬鎬帥其屬奔鄆州緒復遣使如鄆州矯詔以棣州隸納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代緒取經城等四縣至八年再

時魏博節度使田緒之兄朝仕納為齊州刺史或言納將納朝於魏以代緒緒懼厚賂納請送朝於京師又矯詔以棣州刺史趙鎬隸納會王武俊代緒帝詔納以棣州

國

吐蕃

吐蕃及回鶻頡干迦斯戰敗之於是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侵掠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

辛未	
貞元七年 春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 詔六軍與百姓訟者府縣毋得窘辱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	
襄王僙 封三十五年卒子宣伊吾郡王寀樂安郡	
延德王張昇雲 孝忠之子也仕為定	見
	歸武俊納百方遣廷請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帝從之納始以棣州歸武俊至八年再見
回鶻 可汗阿啜立二年唐遣鴻臚少卿庾鋌冊	

難功臣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横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陵忽府縣者禁身以聞毋得容庇

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卒以其子昇雲為留後

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内職竇參惡之也

吐蕃寇靈州回鶻擊敗之九月遣使來獻俘

冬十二月以吳湊為陝虢觀察使

福建觀察使吳湊為治有聲竇參

王

睦王述

封十七年卒

端王遇

封十七年卒

上谷王張孝忠

封符陽王十七年為

州刺史孝忠卒詔以昇雲為留後封郡王至十年再見

南川王劉昌

為涇原節度使築平涼故城以扼彈箏峽口涇原稍安進檢校

阿啜為奉誠可汗是歲回鶻敗吐蕃於靈州遣使獻俘於朝尋又獻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

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名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衆之誣由是始惡衆以湊為陝虢觀察使代衆黨李巽

義武節度使卒詔追封上谷郡王謚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茂昭原名昇雲 孝忠性寛裕魁偉以勇閒燕趙間貞元初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

尚書右僕射封郡王邑在邊凡十五年卒士聖田軍有羨食兵臧銳新邊障要衝及戚疾詔赴京師未行卒贈司空予士涇初平涼當吐蕃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呂

壬申	
貞元八年	
曹王皋	膳裁豆踖而已人服其儉推為賢將
平原王柏	始命瘞之夕夢若諸昌謝者昌具以聞詔分建二塚將曰旌義塚士曰懷忠塚以葬之昌具牢醴率諸將素服臨之邊兵莫不感泣
劉玄佐	
吐蕃	

春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　將士擁玄佐之子士寧為留後刼監軍孟介以請於朝上問宰相竇參曰不許則汴人將合於李納矣上乃許之

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參為郴州別駕　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賄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

封四十一年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成子象古道古　皋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聽微隱盡得吏下短長其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估豪家不得擅其

良器

興元初以戰功封郡王入為左神策大將軍圖形淩煙閣至是左遷右領軍終左領軍衛大將軍子耆

為宣武節度使十二年卒謚壯武子士寧詔以為宣武節度使　玄佐有威略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

侵[illegible][illegible]州帝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尋侵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還是年西川節度使韋皋攻維州吐蕃大將論贊熱為其所獲

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寄諭督自
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督上
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勅命
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
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
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
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
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而行私惠使
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
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纔舉十
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
未聞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
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
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𧧑舉
者必行其罰涎善者亦反其辜若
不出主名不加辨詰使枉直同貫

利敎為戰
艦挾二輪
蹈之鼓水
疾進駛於
陣馬有所
造作皆用
省而利長
又嘗自刱
意為欹器
以聚木上
出五觚下
銳圓為盂
形所容二
豆少則水
弱多則彊
中則水器

曰汝本寒
微天子富
貴汝至此
必以死報
之故玄佐
始終不失
臣節

李納

為平盧節
度使九年
卒子師古
師道師古
以蔭累署
青州刺史

代宗廣
德元年維
州沒於吐
蕃

南詔

雲南王異
牟尋初以
吐蕃每徵
兵與之盛
少唐節度
使韋皋知
異牟尋心
附於唐道
討擊副使
民忠義遂

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請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上竟追前詔不行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　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

力均雖動搖亦不覆

嗣道王實

初曹王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表實為判官至是皋卒實知留後事性刻薄裁損軍士衣食軍士作亂實踰城走亡歸京師以

至是軍中推知留後俄有詔起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嗣平盧節度使明年再見

王武俊

為成德節度使九年初李納以棣州蛤蟆有鹽利城而據之又

雲南致書敦諭之時勿鄧酋長苴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皋遣總管蘇嶷將兵至琵琶川至是執夢衝斬之雲南之路始通

準平萬貨剋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

上不從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三萬餘人

八月遣使宣慰諸道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悦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貴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唯兹下人所宜矜恤况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

為司農少卿以道王元慶四世孫封嗣道王至順宗永貞元年再見

戍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緒之路及納子師古襲位武俊以其年少輕之引兵取蛤蜍及三汊城師古遣兵拒之帝命中使諭止之武俊乃還明年再見

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
道

韋皋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

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陸贄言於上曰邊儲不贍由措
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
隸於守臣守臣不緫於元帥每有
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救援而
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
寡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
足者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
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
離析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
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
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
慕而有司競為纖嗇不時斂藏遂

使豪家猾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簿帳偽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歛乖宜者也又曰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

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諸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貶姜公輔為吉州别駕　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奏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

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
遣中使責參
十二月以柏良器為右領軍　神策
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
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左遷右
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

癸酉

貞元九年
春正月初稅茶　凡州縣產茶及茶
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
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
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
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
也滂又奏姦人銷錢為銅器以求
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採無
得私賣

西平王李晟
晟徙封十年
位太尉中
書令卒帝
聞流涕詔
百官就第
進弔比大

王武俊
為成德節
度使十年
海州團練
使張昇璘
昇雲之弟
也以父大
祥歸於定
州詈於公

南詔
雲南王異
牟尋與吐
蕃日益相
猜唐節度
使韋皐遺
雲南王書
欲與共襲
吐蕃驅之

二月以張昇雲為義武節度使

城鹽州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三月貶竇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

初參惡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敗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

欽帝手詔屢罵武俊誓以存保武俊奏之世嗣冊贈詔削其官太師諡忠定州富庶武子愿惡武俊嘗欲想聽　晟之因是遣性疾惡臨兵襲取義下明每治豐掠安喜軍必曰某黑極萬餘有勞某長口徙之德於是雖廝隸至十二養小善必年再見記姓名篤分義隆於故舊晟在鳳翔嘗謂

李師古

為平盧節度使二年

雲嶺之外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使詣舉上表請棄吐蕃歸唐齎生金丹砂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舉遣其使者詣長安帝賜

不已竟賜死於路實申杖殺貲財
奴婢悉傳送京師
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
盧邁同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諭
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
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
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
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
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
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
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昨臣所
奏惟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
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
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
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又曰古者爵
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眾之不睹

僚佐曰魏
徵好直諫
余竊慕之
行軍司馬
李叔度曰
此乃儒者
所為非勲
德所宜晟
歛容曰司
馬失言晟
任兼將相
知朝廷得
失不言何
以為臣及
在朝上有
所顧問極

奉帝命毀
三汊城然
常招聚亡
命有得罪
於朝廷者
皆撫而用
之至十六
年再見

劉士寧

為宣武節
度使二年
淫亂殘忍
軍中苦之
兵馬使李
萬榮得眾

異牟尋詔
書令皋遣
使慰撫之

吐蕃

唐節度使
韋皋遣大
將董勔等
將兵出西
山破吐蕃
之眾拔其
堡柵五十
餘所

東女

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又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遺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至是憬反疑贄排已置之門下由是與贄有隙

韋皐遣兵攻吐蕃拔五十柵

董晉罷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上表

秋七月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

言無隱然性沈密未嘗泄於人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俊衣皓采晟功烈為興元聖功錄備賜諸將以表勵之

魏公賈耽

心會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召所留親兵詐之曰勅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後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詔以萬榮為宣武留後至

王湯立志與哥隣王董卧庭等九國皆散居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隴患為吐蕃役屬至是各帥衆詣西川節度使韋皐求內附皐處之於維保霸

貫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已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置欠負耗賸染練庫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簡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己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

為義成節度使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封國公至順宗永貞元年再見

扶風伯韋皋

為西川節度使時帝城鹽州東虜且來撓

十一年再見

州給以耕牛種糧使治生業立志等入朝帝皆拜官厚賜而遺之

必以延齡狐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衆口諠於市朝豈皆爲朋黨耶上不從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冬十一月上祀圜丘赦天下

十二月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上聞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士寧欲令萬榮知留後陸贄奏曰萬榮鄙躁殊異純良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況苟邀不順苟允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絶之於萌芽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

襲詔阜出師韋維之以功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縣伯至十七年再見

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擢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以萬榮為留後

甲戌

貞元十年

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來降

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二月以劉澭為秦州刺史　澭為兄濟所逼將所部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以為秦州刺史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澭親視之死者哭之

義陽王李抱真

進封十一年為昭義節度使卒贈太保子緘　抱真沈慮而斷

劉濟

為盧龍節度使十年初濟父怦卒濟在莫州母弟澭以父命召濟而以軍府授之濟

南詔

唐節度使韋皋遣其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焉

以李復為義成節度使　復辟盧坦
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坦
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
言公我固不違也
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卒　其
子殿中侍御史緘秘不發喪詐為
抱真表求以職事授已都虞候王
延貴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卒乃
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
事委延貴守進至謂緘曰朝廷已
知相公捐館令王延貴權知軍事
侍御宜發喪行服於是名延貴宣
口詔令視事趣緘赴東都尋以延
貴為節度使賜名虔休
遣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
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贄

聞賢者必
欲與之遊
雖小善皆
界禮厚幣
數千里邀
致之會天
下稍無事
乃飾臺沼
以自娛好
方士謂不
死可致有
孫季長者
能治丹且
曰服此當
仙去抱真
服之嘗語

以灕為瀛
州刺史許
他日代已
既而濟用
其子為副
大使灕怨
之擅通表
朝廷遣兵
防秋濟怒
擊灕破之
明年再見

程懷直
為橫海節
度使五年

王異牟尋
令佐時衣
牂柯服而
入佐時曰
我大唐使
者豈得衣
小夷之服
異牟尋不
得已夜迎
之佐時大
宣詔書異
牟尋恐懼
失色歔欷
受詔佐時
因勸異牟
尋悉斬吐

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夫關東士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擴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揺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夫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僨軍蹙國者不懐於愧畏可謂課責虧度夫虜每入寇將帥虛張賊勢唯務徴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徴求日繁可謂財匱於兵

左右曰秦漢君不過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夫夜夢駕鶴蹈而製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惑竟以此喪其生焉

延德王張茂昭

入朝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厚賜遣歸明年再見

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爭北庭時徴兵於雲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

衆夫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威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項分割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於將多矣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於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可謂怨生於不均矣自項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可謂機失於遥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

封四年為義武節度使本名昇雲至是賜名茂昭至憲宗元和六年亦見

扶風公田

緒

魏博節度使緒之弟是年入朝授左驍衛

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至是遣使獻捷於唐尋又遣其弟湊羅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帝遣祠部郎中袁滋立為

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夫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贄又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贄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其貶黜便謂姦宄恒處防

將軍封郡公

南詔王賜銀窠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與滋宴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

閑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性窮則思變含悽念亂或起於茲夫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為能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以

年尋拜曰敢不敬承使者之命

西原蠻

地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寗氏黃氏韋氏周氏儂氏而黃氏為最彊居黃橙洞又號黃洞蠻先是至德

一事違忤為咎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將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兵興以來版圖隳壞遽更舊法以為兩稅但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今兩稅之立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

初黃氏首領黃乾曜與摩蠻叛唐攻陷邕地至是酋長黃少卿圍唐欽州唐邕管經畧使孫公器奏請發嶺南兵救之帝不許遣中使諭解之少卿不從俄陷欽横潯貴

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剏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望稍行均減以救凋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曰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未嘗以錢為賦也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曰

四州

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隣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内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責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貴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限期其五請以稅

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
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
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　裴延
齡以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勿復
補而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
龍寺延齡奏同州有木數千株皆
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
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
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又
奏簡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十三
萬兩襍貨百萬有餘請入襍庫以
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
此皆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
不許延齡由是恣為詭譎處之不
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
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

乙亥	
貞元十一年 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別駕　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銛黨於贄會旱	之莫敢言惟盬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為言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贄為太子賓客
北平王馬燧	
程懷直 為橫海節度使六年	
回鶻 奉誠可汗卒無子其	

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貶贄為忠州別駕充洧銛皆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丰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

進封十四年以司徒兼侍中卒贈太傅謚莊武子彙暢　燧姿度魁傑與諸兒學輟業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嘗

不恤士卒出獵數日不歸其從父兄懷信為兵馬使因衆怨閉門拒之懷直奔京師詔以懷信為橫海留後尋授節度使至順宗永貞元年再見

李萬榮

相骨咄祿辨慧有勇畧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國人共立為可汗遣使詣京師告喪帝遣秘書監張薦冊拜骨咄祿為懷信可汗

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趨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

胡致堂曰陽城登諫司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闕悟人主必有其漸防遏邪佞必以其微陸相見疎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

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軍中利之

為宣武留後三年詔為節度使明年再見

劉濟

為盧龍節度使十一年時奚寇幽州濟擊敗之殘其衆六萬明年再見

渤海

初國王欽茂卒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元義猜虐國人殺之立宏臨之子華嶼為王改元中興華嶼卒復立欽茂少子嵩鄰改元正歷唐詔冊拜

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用力多而見功寡矣雖然讜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于死裴不果相其有功于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

五月以李說為河東留後　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深德定遠為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此始定遠遂專軍政殺大將彭令茵說奏其狀定遠詬說刺之說走免定遠名諸將示之曰有敕以李景畧為留後諸軍皆還官大將馬良輔覺之麾衆不受定遠走踰城墜死

回鶻奉誠可汗死遣使立懷信可汗

嵩璘為忽汗州都督渤海王

奚

國王啜利侵唐幽州為唐節度使劉濟所敗

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業　坐言裴延齡故也
八月司徒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卒
冬十月橫海軍亂逐其節度使程懷直

丙子

貞元十二年

春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
三月以李齊運為禮部尚書　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于上每宰相對罷則齊運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問之

韓王迥　進封三十五年卒
韶王暹　封二十二年卒
隴西男說

王武俊　為成德節度使十三年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至十七年再見
田緒

吐蕃　是歲侵唐慶州

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

以韋渠牟為右補闕　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于麟德殿至是始以儒士參之四門博士韋渠牟嘲談辯給上悅之旬日遷右補闕

六月以竇文場霍僊鳴為護軍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

淮安王神通五世孫也以河東留後擢檢校禮部尚書授節度使封縣男至十六年再見

為魏博節度使十三年先是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封常山郡王又徙王鴈門至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　緒尚嘉城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緒卒

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䇿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歛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曰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歛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秋七月宣武軍亂以董晉為節度使

左右推李安為留後尋有詔授節度使至憲宗元和元年再見

劉濟

為盧龍節度使十二年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憲宗元和元年

八月乙未朔日食

以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　朝議以董晉柔仁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

趙憬卒

九月以李景畧為豐州都防禦使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景畧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録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録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畧叱之梅録識其聲趣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耶遂就下坐座中皆屬目于景畧說益不平乃厚賂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

再見

李萬榮

為宣武節度使二年病不知事護軍中尉霍仙鳴薦押牙劉沐為行軍司馬時萬榮子迺為兵馬使帝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

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
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
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
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于北邊
裴延齡卒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
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
十一月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　上
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
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
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
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
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
實狡險掊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
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形神恌
躁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

州宣慰軍
士呼曰兵
馬使勤勞
無賞劉沐
何人為行
軍司馬沐
懼陽中風
舁出會萬
榮卒都虞
候鄧惟恭
執通送京
師遂權軍
事詔以董
晉為宣武
節度使陸
長源為行

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軍司馬佐之晉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諸將出迎晉待惟恭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惟恭內不自安潛謀作亂事覺晉

丁丑

貞元十三年

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鄜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

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詔免死汀州安置

吐蕃

贊普乞立贊遣使入朝請和親帝以其數負約不許是年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

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夏四月以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

吐蕃贊普乞立贊死

秋七月起復張茂宗為左衛將軍尚

公主　茂宗茂昭之弟也許尚義

章公主未成昏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蔣乂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姻衰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

九月盧邁罷

冬十月吳少誠開刁溝 少誠擅開刁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于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

戊寅

貞元十四年

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為罷役

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杞王偓

吳少誠

吐蕃

事

八月初置神策統軍　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九月以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吳少誠叛侵壽州

貶陽城為道州刺史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判官

年卒

通王諶

封二十年卒

度使十年少誠久蓄異志至是帝名其軍曰彰義以示順從而少誠叛謀巳決遂遣兵掠壽州侵地二十餘里置兵鎮守明年再見

州節度使韓全義破吐蕃于鹽州

乃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己卯

貞元十五年

春二月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　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耶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節度使賜名全諒

以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

雅王逸　封二十五年卒

邕王謜　封十二年卒謚文敬太子

咸寧王渾瑊

同昌王王虔休　本名延貴初為李抱真所知授兵馬使從抱真討河北以功封同昌郡王抱真卒詔以為昭義留後賜今

吳少誠　為彰義節度使十一年遣兵襲唐州掠臨頳遂進圍許州為劉昌裔所破詔削少誠官爵令諸道討之明年再見

南詔　王異牟尋遣使與唐節度使韋皋約共擊吐蕃皋以兵糧未集請俟他年未幾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雟州異牟尋與韋皋

運使　李齊運受錡賂數十萬薦
之于上故用之錡刻剥以事進奉
上由是恱之錡又以饋遺結權貴
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布衣崔善貞
詣闕上封事言宫市進奉及鹽鐵
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械送錡錡
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三月吳少誠寇唐州

秋八月以上官涚為陳許節度使
吳少誠遣兵掠臨潁涚遣大將王
令忠將兵三千救之敗沒少誠遂
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
千人鑿城出擊大破之兵馬使安
國寧謀翻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
之名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
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徙封十六名尋還節
年以中書度使檢校
令卒謚忠工部尚書
武五子錡至是卒謚
鐵為達官敬于麗成
臧好書等十人
通春秋漢度休少涉
書自叙著學嘗得太
行紀一篇常樂家劉
性謙謹雖珍撰纖天
位窮將相誕聖樂因
無自矜大帝誕日以
之色歲時獻其樂以
貢物必躬宫為均示
自閱視每五聲有君
有賜予下也以土為

各發兵禦
之吐蕃引
還

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劉全諒卒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先是吳少誠遣使與全諒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之少誠于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玄佐卒凡五作亂弘名唱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年士卒無一人敢讙呼于城郭者

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于小溵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于是始議

拜跪受如儀本五運在帝前帝在中也奏還自興元二十五疊取二十四生事稍桀氣而成一驚則姑息歲奏十六之惟瑊有節象元凱所奏論不登膺于朝盡從可輒云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馮翊王嚴

置招討使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

震

進封十六年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卒贈太保謚忠穆

晉昌王曲環

封二十年為陳許節度使卒贈司空

庚辰

貞元十六年

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　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于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

夏四月姚南仲入朝　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仲于上上疑之又遣小吏程務盈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追及于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遂自殺驛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耶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上默

隴西男説　封五年為河東節度使卒贈尚書右僕射

李師古　為平盧節度使九年詔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順宗永貞元年再見

吳少誠　為彰義節度使十二年時恒冀易定陳許

吐蕃　籠官馬定德有智畧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至是定德以數為唐節度使韋皋所敗恐獲罪帥其部落降于唐

新羅

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南仲惡政皆暮僚馬少微贊之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五月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溵南大潰　全義素無勇畧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

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淮西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歛貨財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陵下為事上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如之何頔

河陽四軍與少誠戰皆不利而退詔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統十七道兵討之少誠將吳少陽等與諸軍戰于㶏利原大敗官兵全義退保五樓少誠進擊之全義復

先是大歷初國王憲英卒子乾運立建中末乾運卒無子國人共立宰相金良相為新羅王

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為之流端州䪥復奏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敕下䪥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夏卿為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卒軍士為變刼建封子愔令知軍府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鄘為宣慰使鄘至名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

永州刺史陽履免　湖南觀察使呂渭奏發履贓賄三司鞫之對曰所斂物已市馬進之矣詰馬主為誰

大敗退保陳州陳許將孟元陽等與少誠戰敗之少誠引兵還蔡州致書幣于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帝遂赦少誠罪還其官爵至順宗永貞元年再見

馬齒幾何對曰馬走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上悅其進奉之言免官而已

以張愔為徐州團練使　愔表求旄節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為節度使

以李藩為秘書郎　初張建封之疾亟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

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諭用百口保君夫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即除秘書郎

秋七月吳少誠襲韓全義于五樓全義大敗走保陳州

九月以李元素為義成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盧羣卒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故有是命

貶鄭餘慶為郴州司馬 餘慶與户部侍郎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貶之

以脅抗同平章事

冬十月赦吴少誠復其官爵　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皋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鋭萬人下巴峽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賈耽言于上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耶

	辛巳
以鄭儋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李說卒詔以行軍司馬鄭儋為節度使上擇可以代儋者以嚴綬嘗以幕僚進奉記其名即用為行軍司馬	貞元十七年 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以高固為朔方節度使　朔方節度使楊朝晟防秋于寧州疾亟謂僚佐曰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徇眾情殊非國體寧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事比朝廷擇帥必無虞矣時李朝寀以神策軍戍定平上遣高品薛盈珍齎
	嘉王運　封二十七年卒 南康王韋皋　封扶風伯九年為西
	王武俊　為成德節度使十八年卒謚忠烈子士真士清士則士真武俊長子也累佐父立功
	南詔　王異牟尋與唐節度使韋皋共擊吐蕃虜獲甚多帝遣中使慰撫之

詔諸寧州曰朝寀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以朝寀為使南金副之如何諸將皆拳詔都虞候史經言于衆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曰李公欲納麾下二千為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南金欲奉以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他將諸君不願朝寀為帥宜以情告教使若操甲兵乃拒詔也命閉門不納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曰諸軍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衆曰劉君既得朝旨為副帥必撓吾事詐稱監軍命名計事至

川節度使以破吐蕃功進封南康郡王至順宗永貞元年再見

渤海王高固　封十九年以朔方兵馬使進拜節度憲宗時檢校尚書右僕射

封清河郡王為成德節度副使武俊卒詔嗣節度使至憲宗元和元年再見

吐蕃　是歲侵鹽州又侵麟州殺唐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還尋為節度使韋皋所敗吐蕃之陷麟州也有僧延素者為吐蕃所得吐

而殺之上聞之追還朝寀制書復入為右羽
遣孟珍往詗軍情孟珍遂以上旨林統軍卒
命固知軍事尋詔為節度使固宿贈陝州大
將以寬厚得衆前使忌之置于散都督
地固列多輕侮之及起為帥一無
所報復由是軍中遂安
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　以其子士
真代之
秋九月韋臯大破吐蕃于雅州　吐
蕃寇鹽州又寇麟州敕臯出兵深
入吐蕃以分其勢臯遣將將兵二
萬分出九道破吐蕃于雅州轉戰
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
十斬首萬餘級圍維州及昆明城
冬十月以韋臯為司徒中書令賜爵
南康王

蕃將徐舍
人謂之曰
我英公五
代孫也武
后時我高
祖建義不
成子孫流
播異域雖
代居祿位
典兵然思
本之心不
忘顧族大
無由自拔
耳今聽汝
歸遂縱之

壬午

貞元十八年

春正月吐蕃救維州韋臯擊敗之獲其將　吐蕃遣其大相論莽熱將兵救維州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虜衆大敗擒論莽熱維州昆明竟不下臯引兵還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

三月以齊總為衢州刺史不行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總代掌後務刻剥以求媚又過之擢為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奬深駭羣情若有可録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衆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奬之

吐蕃

初唐節度使韋臯敗吐蕃進圍維州至是吐蕃遣其大相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論莽熱戰敗被擒士卒死者大半

驃

秋七月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 嘉王府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債詔自今毋得正牙奏事如有陳奏詣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古米波也國在南詔西南去京師萬四千里其俗恐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為恭土宜菽粟稻粱蔗大若脛王宮設金銀二鐘冦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

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至是國王雍羌聞南詔內附慕之因南詔入朝仍獻其樂

癸未

貞元十九年

春三月以杜佑同平章事

遷獻懿二祖于德明興聖廟　鴻臚

彭城公劉

昌裔

吐蕃

贊普足之

煎遣論頰

御王權請遷二祖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

以李實為京兆尹 實為政暴戾上愛信之實恃恩驕傲薦引譖斥皆如期而效士大夫畏之側目

夏六月以孫榮義為右神策中尉 榮義與左神策中尉楊志廉皆驕縱招權依附者衆宦官之勢益張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齊抗罷

冬十月崔損卒

十二月以高郢鄭珣瑜並同平章事

秋監察御史崔薳流崖州 建中初敕京城繫囚每季終委御史巡按有寃濫者以聞近歲北軍移牒而已薳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入

為陳許行軍司馬時陳許節度使上官涚卒詔以昌裔為節度使封郡公名其軍曰忠武以寵之至憲宗元和八年再見

熱入貢於唐唐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伾來報

右神策軍軍使奏之上怒杖遠四
十流之

貶韓愈為陽山令　京兆尹李實務
徵求以給進奉言于上曰今歲雖
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
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
優人成輔端為謡嘲之實奏輔端
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
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税物徵未
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甲申

貞元二十年

春正月以任迪簡為天德軍防禦使
初天德防禦使李景畧嘗宴僚
佐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恐行酒
者獲罪强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

吐蕃

贊普足之
煎卒弟嗣
立

之泣下及景畧卒遂欲奉以為帥監軍以聞詔從之

秋八月以盧從史為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不可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取詔授之從史再拜舞蹈希皓亟同揮同列北面稱賀

九月太子有疾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賛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

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

乙酉

貞元二十一年

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卒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即位時順宗以風疾失音不能決事常

居宮中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任名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任入言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賀善贊曰德宗初政清明有可紀者自任楊炎盧杞遂致大亂要其終身大病則有三焉事姑息也任閹宦也好聚斂也　范氏曰德宗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掊刻益甚于初是以藩鎮彊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

其所從來漸矣

是年二月以後事見下卷

乾隆御覽之寶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八

卷六十八